一路上有你

东山

家事

最近天气不错。但是，自武汉封城后，心里面每天都阴雨绵绵。

醒来看手机，已成习惯，看专家和官媒说些什么，有没有新动向，期待有特效药出现，期待疫情数据不再走高。

儿子于初七回沪上班了，说是缓解同事工作的压力。初六晚上儿子问我家里有没有新口罩，我说没有。出发前给了他一个用过的旧口罩，心里不安，叮嘱他上服务区尽量与别人保持距离。一大早，我各处询问哪里有口罩卖，未果。儿子说，别担心，说不定单位会有。到单位后，儿子发来信息：已安全到达，同事送了他好几个口罩，够用了。他叮嘱我们没事不要出门，好好在家呆着。

今天又有新增，新增病例也就新增了不确定因素，让人惴惴不安。有时候神经质地感觉空气里到处都是病毒，不知什么时候就被吸进喉咙。清一下喉咙，都会觉得害怕，生怕被病毒沾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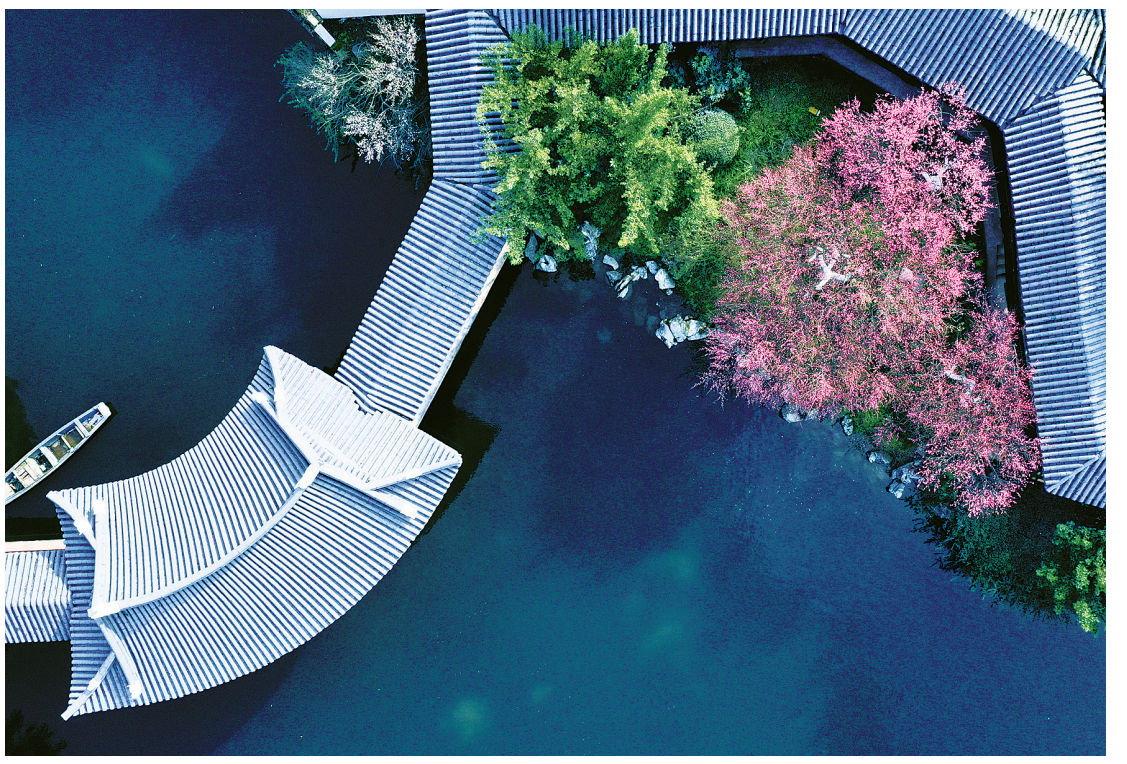
弟媳是医务工作者，在人民医院内镜中心上班。1月20日下午，弟媳所在的医院开始召集护理应急梯队，有多年护理经验的她主动报名，被安排在第三梯队，需保持24小时手机畅通，做好随时进入隔离病房的准备。21日上午9点，医院开始报名去发热门诊上班，她又报名，因为是内镜中心的护士长，领导让她缓缓再说。和平年代，我们看不到战场，看不到英雄，其实英雄就是身边的普通人，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方显英雄本色。我问她，怕不怕？她说不怕，我们护士群里面每个人都争着报名呢。我问弟弟，如果她真去了武汉一线，你会阻止吗？弟弟说，她如果想去，我会尊重，毕竟她从事的职业就是救死扶伤。说完，又补充了一句：幸亏家里岳父岳母住着，可以吃上热菜热饭，我最近开始也要下乡值班了，但愿疫情早点结束。

哥哥是警察。节假日值班是常态，一有情况，放下饭碗马上出警。跟他一起吃饭，最怕电话铃响。今年春节，一家人原计划安排一次短途旅行，疫情的发生打乱了计划，现在他原地待命，随时等候召唤。1月23日哥哥值班，接到电话，说有一辆来自湖北咸宁的私家车要到他所在辖区的村庄。拨通电话，沟通了好长时间，对方最后表示愿意配合隔离。当晚哥哥等在高速出口，天下着雨，寒风刺骨。拦下车，车上有3个小孩4个大人，哥哥安排他们去滕头民宿入住，隔离观察。我说你这工作真辛苦。他说这是我的职责啊，初七正式上班，这些天要去高速出口设卡，一上岗就是9个小时。我说，你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啊，不要跟人急，耐心点。他潇洒地告诉我，那当然，我口袋里还准备了几只一次性口罩，看到没戴口罩的，就送上一个。

午饭后，阅读报纸。感动之余突然想到：纸媒不会消亡。铺天盖地的微信推文固然有你想看的资讯，但报纸也有自己的优势。那一篇篇激动人心的前方报道，有妻子即将分娩却毅然报名驰援武汉疫区的丈夫；有新婚七天就第一个报名的新郎；有抛下年幼孩子动身前往疫区的母亲；有把孩子交给父母去第一线的夫妻……有位记者去隔离病房采访，看到白衣天使的工作，他惊呆了：穿脱一次防护服需要30分钟，为了节省防护服，还需克服生理现象，因为小便一次就要报废一套。有时因工作需要，不能脱，只好用上尿不湿。脱下防护服，每一道都要洗手，洗到手发白，而口罩勒得脸上有深深的印迹，几小时都不褪。还有社区工作者在居家隔离点24小时守候着，排查核对居民信息、摸清返城人员人数、为重点人员提供上门服务、化身“快递员”为小区隔离住户送菜送粮送药、当临时妈妈照顾隔离病人的孩子。有一位准妈妈预产期在2月6日，1月28日挺着大肚子仍在工作，29日凌晨2点生下孩子，生孩子前她在微信上吩咐同事：“××幢那家人总是忘记报告体温，你明天一定要盯着点。”

在武汉某个重症隔离病房，护士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最小的刚满20岁。为了方便工作，10多个90后姑娘把长发剪了：“我们连命都交上去了，何况是头发！”我还看到一张照片：一群白衣天使，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席地而睡。不由得眼眶湿润。

这个春节，一想到许多人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穿越，而我们宅在家里，吃饱穿暖，晒着太阳看手机、看报纸，心里便涌起无限的感慨。



春 光　　周建平 摄

这些日子（外一首）

汤明

妈妈，我等你回家

这些日子刮着大风，
这些日子下着大雨。
爸爸妈妈把我关在家里，
告诉我这些日子不要出去。

听听音乐，背背古诗，
做做作业，玩玩游戏。
告别了鸟语花香，
再见了小桥草地。
吃得越来越胖，
睡得越来越迟。

看到生死线上的动人事迹，
心中更加感谢白衣天使。
我多想吸一口清新的空气，
我多想看一眼春天的美丽。
我多想把爱心装进信封寄给
你，
我多想加个微信把祝福送给
你。

那天妈妈离开家，
拉着行李箱就出发。
她说要去很远的地方，
救死扶伤责任重大。
叫我做一个好孩子，
每天要听爸爸的话。
当朝霞洒满大地妈妈就回家，
再给我带一只布娃娃。

今天妈妈来电话，
我的心里乐哈哈。
妈妈说病人敬她念她像亲人，
你们在家不要牵挂。
听说我拿到小红花，
她笑着就把我夸。
盼妈妈带着捷报平安回家，
我要把小红花献给她。

志愿者

应满云

一份份摁下手印的请战书
一次次网上抢到的申请号
全职　兼职
无不涌动着
寒冬里的暖流

寒风冷雨
挡不住执着的脚步
白天黑夜
轮回着坚守和担当
红马甲
时尚成最美的流行色

设卡
卡住病魔的蔓延
测温
测出关爱的热度
隔离不隔心
封条不封情

加油
抗疫的每一次『逆行』
讴歌
生命的每一份接力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必将
凝聚起　感动世界的力量

在小区内散步

张琳

纪实

战“疫”进入白热化状态，小区大门出入凭证，原来每晚到外面公园绿地散步的习惯受到限制，但习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改变的，每天晚饭后，稍事休息，两条腿就如满弓上的箭一般，总想弹射出去，大幅度运动运动。

最先是在房间内，原地踏步走，但在一个地方抬腿甩胳膊，机械枯燥，三两分钟，就兴味索然了。又想做广播体操，哪知绞尽脑汁，也回想不起中学时期做的第六套广播体操的多少内容，甚至连第一节“伸展运动”都做不完整了。体操没做成，胳膊却把冰箱上的东西划拉到地上，幸亏是不怕摔的物品。

那天晚上，无聊，不顾春寒料峭，站阳台上，看不远处闪闪烁烁的霓虹灯，看高架桥上稀稀拉拉的车灯，看天上清清冷冷的月亮。有收音机播送着评书，自远而近，经过楼下，又自近而远……过不多久，评书又自远而近，经过楼下，再自近而远……我灵光一闪，那拿收音机的人，可不是在散步呢。我来了精神，换上鞋子，更重要的是戴上口罩，一溜烟儿下楼，来到了小区的主干道上。

小区是老小区，不大，绿化也很一般。尽管小区很小，我还真没有在里面转悠过，每天上班下班，都是走那条连接9栋和小区大门的主干道。怎么走？这时候，我发现有三两个人也在散步。我就与他们保持一些距离，跟在他们后面，沿主干道向南走，走到头，左拐，向东行不多远，再左拐，发现这里竟然有一个立着运动器材的小小的运动角，擦着运动角往北走，走到路的尽头，再左拐向西，回到南北主干道上，就完成了一周。

知道了路径，我一圈一圈地与两条腿摽上劲儿了。因小区不大，这一圈，我默数了好几次，在270步左右。圈子内围绕着两栋楼房，绕圈散步中，生活的气息从楼房的各个灯火通明的窗户里飘逸而出，扑面而来，不仅仅是嗅觉上的，也有听觉上的：开怀的笑声，孩子的哭闹声，夫妻拌嘴的怒声，电视剧中的枪炮声……尽管圈子不大，却有八九条红色的防疫宣传条幅，拉扯在墙壁上、行道树间，在路灯下清晰可辨，时时提醒着每一个人，这是非常时期，大家都要珍重啊。

这个圈子绕熟悉了，我感觉圈儿太小，走20圈才5000来步，就试图找个更大一点儿的圈子。从运动角向北走到路的尽头，是另一栋单元更多的楼房，楼房前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路，与来路构成T字形。先前我走到T字上的一横时，都是左拐绕小圈子，这次，我右拐，向前走，走到这栋楼的东头，左拐，穿过楼东头的小巷子，然后再左拐上这栋楼后面的路，向西走，又走到主干道上——探路成功了，新的更大的圈子走出来了，心里不免有些窃喜。其实新路程也没有长多少，只是圈子里多了一栋楼，散步中，我曾经默数过好几次步数，也就接近500步而已。

走大圈子没几天，我就基本上不走了，依然走270步左右的小圈子。并不是因为大圈子比较绕让我放弃的，而是因为在东头的小巷口，经常有一黑一白两只小宠物狗在那附近出没，我一走到那里，它们就使劲狂吠，在夜间煞是扎耳朵，太烦人。有趣的是，一只狗在的时候，或黑，或白，我经过那里，小狗都乖乖地卧在路边，不吭一声；一旦黑加白，两个家伙就比着看谁叫得更欢。

在南北主干道上，连接着一条通向小区大门的道路，每在南北主干道上散步至连接处，我都会扭头向小区大门口张望，总能看到大门口站着几个门卫和戴红袖章的社区志愿者。一座城市，一个省，乃至全国，像这样坚守岗位的劳动者该有多少啊。他们和奋战在战“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一样，也令宅在家里的我们肃然起敬。

临时起意的『网课』

金静

课余录

今年春节我们一家和往年一样去乡下过，原打算住几天就返城，哪知疫情来袭道路被封，只得多住些日子了。我们的房子有一个大院子，院子有一圈铁栅栏，栅栏上缠着叶子已青的蔷薇。院内有许多树，一株红梅开得热闹非凡，还有个小池塘养着鱼。当然，农家院子少不了一垄菜地。我每天除了吃睡看书，就是在自家院子里走走，东看看西摸摸，日子过得很安静，好像这疫情离自己挺远。

初四那天午后，天色晴好，我闲着没事，从前门踱到后门，瞅见了堆放在屋角的花盆。花盆是前几年种多肉时留下的，大大小小，形状不一。今天正好趁着阳光，把它们洗洗晒晒搁起来，等疫情结束，该种花种花，该种草种草。我一趟趟搬花盆洗花盆，腰酸且不说，手指也冻红了。待我拿起最后一只花盆，突然发现一团黑乎乎的东西贴在地面上。蹲下细看，竟是一只冬眠的蛤蟆。我之所以认定它是蛤蟆，是因为它表皮偏黑，背上还有许多小小的突起，就像长了一个个肉瘤子。它这一身疙瘩看得我起了一身疙瘩。

平日，我不太喜欢这一身糙皮的家伙，但今天这位“不速之客”让我有点兴奋。我虽是农村长大的孩子，但动物冬眠的样子也很少看到。书上说“青蛙钻进洞里冬眠了”，没想到蛤蟆还会躲在花盆下面冬眠。这肯定是只懒蛤蟆，连洞都懒得钻。尽管躲在花盆下面，但风会钻进去雨会漏下来，该多冷啊！它可能万万没想到，突然会有人掀开它的藏身之所，搅了它的清修！

但很快，我的内疚被另一种情绪替代，我想到了我的孩子们。整个寒假，他们都被要求宅在家里不能出去蹦跶，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这样的束缚多么煎熬。我决定让孩子们分享我的发现，让他们认识这个大自然的朋友。我把蛤蟆的照片和视频发到群里，提醒家长让孩子们猜猜这是啥。

群里顿时炸开了锅，小家伙们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有的猜青蛙，有的猜蛤蟆，还有说成乌龟的。虽然只能看图，但他们观察得还真仔细，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说青蛙的，觉得它背上的颜色是深绿的；说蛤蟆的，觉得它的颜色特别深，还发现背上有凸起的疙瘩；说乌龟的，遭到了大家一致反对。我听着，并不出声，孩子们的观察和畅想在我听来无比美妙，他们的声音如同天空中小鸟婉转的鸣叫。

很快，大部分人达成了统一意见，认为这是一只蛤蟆。唯独开心果俞逸辰咬定是青蛙，他非要我给它翻个身，他要看看肚皮是什么颜色。据他说，肚皮白色的就是青蛙。他的提议遭到了众人反对，“俞逸辰，你疯啦，这是野生动物，不能碰的！”有的说：“金老师，别去碰蛤蟆，万一有毒怎么办？”有的询问我有没有戴口罩和手套，叮嘱我一定要好好洗手。听着一片喧闹的童声，我心里倍感温暖，一场疫情教会了他们课堂以外的许多东西。

我决定给蛤蟆翻个身。说实在，我自己也好奇它的肚皮到底是白是黑呢。就在我用树枝小心翼翼地把蛤蟆翻过身来时，蛤蟆醒了，它的四条腿扭动了几下，又缩回到肚皮之下，就像一个被扰了好梦的小娃娃。我一手拿着树枝，一手举着手机直播着，我想孩子们一定也跟我一样屏息凝神，注视着它的一举一动。

短暂的沉默之后，说话声四起。

“蛤蟆醒了，金老师，你就收留它吧！”开心果又出馊主意了。

“不行不行，野生动物的家在野外，不能带它们回家。”

“老师，你要是把蛤蟆带回家，你就是天鹅啦！因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哈哈……”

“千万不能带回家，金老师！新冠病毒就是野生动物带来的。”

孩子们一本正经地说着，我认真地听着，他们的模样在我面前生动地一一浮现，惊讶的，顽皮的，害怕的，担心的……仿佛此刻他们就围在我身边，像无数个平常日子一样。亲爱的孩子们啊，相信我们很快就能回到校园。他日重逢，阳光和煦，春风正暖，我们再一起愉快地学习、玩耍。

草原　　海客 摄

在巴音布鲁克

陈云其

诗歌

让我们赞美草原犹如赞美自己

那苍莽辽阔的胸襟
那足够一生流浪的大地
珍珠般洒落的湖泊和羊群
在高天无言的光芒中
而汹涌而来的花海
顷刻间就淹没了我的想象
天山南北，经纬日月，长啸兮
看一只苍鹰盘旋蓝天
它矫健的翅膀是英雄的摇篮

让我们赞美自己犹如赞美草原
巴音布鲁克的十八湾河流
那是对大爱的委婉表达
托木尔峰的插天形势
那是昂首世界的冷峻思考
历史的传唱，在战士的马背上
所有的神话，都刻在不朽的头骨

可以死！不可以分
大风飞扬兮吹我灵魂

让我们赞美草原犹如赞美自己
赞美引颈向上的葵花和孩子
赞美抱紧籽粒的石榴和家庭
在伊犁河流经的每个日子
听冬不拉弹唱皎洁的月光
而你舞蹈的长裙秀丽的姿容
那是我向往的草原之夜
斟满一杯马奶子酒吧
把我醉成风雪中的一棵树
等春风前来牵手，等你啊
和我一起迎迓日出——

本报社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问询电话：87688768、87682114　职业道德监督投诉电话：87654321　邮编：315042　电子信箱：nbdaily@163.com　法律顾问：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胡力明律师　宁波市高新区光华路299弄研发园C区　电话：87298700
广告部：87682193　发行中心电话：87685678、87685669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定价每月35元　零售每份1.20元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87685550　昨日本报开印0时36分　印毕4时40分